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四十六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起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文宣帝天保六年○盡辛夘陳宣帝大建三年齊後主武平二年周武帝天和六年凡十七年

乙亥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凡四國

春正月梁王詧始稱帝集覽詧楚黜反與察同

梁王詧即位改元於江陵是為後梁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恭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書法　庚午魏嘗欲立詧為梁帝矣詧不肯帝立為梁王蕭繹既亡復使稱帝於是始稱故書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於長沙遣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書法　書弗及何追咎梁主也忠力如王琳而遠之廣州是以弗及救也非譏琳乎十一月徵兵十二月而國亡其弗及宜矣於琳何譏焉然則後梁亦梁裔也曷為書伐殺繹者魏也詧受魏立自琳視之則吾讐也琳有舊主之心焉故綱目書梁書伐所以勸義也終綱目救書不及三羊祜王琳是年齊遣兵惟王琳非譏辭

齊遣兵救江陵不及取梁郢州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舉州降之長史王珉不從殺之齊使儀同三司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

書法書取郢州何罪齊也救人之難既不及矣又因以為利故罪之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二月梁王方智立

晋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三月齊人克梁東關

齊主先使邢子才詣建康與王僧辯書曰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三月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質實　貞陽縣名未詳沿革或疑即湞陽縣注見唐肅宗至德二年

魏免梁俘數千口

魏宇文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為皁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數千口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爲太子

王僧辯遣使奏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爲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爲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

六月齊築長城

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書法 齊於是再書長城矣

齊人歸郢州于梁

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乘間出擊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靴帶食之堅守

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命頊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書法 嘉改過也

秋七月齊主伐柔然大破之〇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書法 東魏嘗罷道壇矣丙辰年於是復書以道士為沙門道教凡再黜矣終綱目道教偏廢者再與佛教並廢者再甲午年周罷二教唐武德九年沙汰僧道並廢者不久而隨復偏廢者自是而無聞焉則佛之惑人又甚於道矣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去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聚金帛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霸先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被

甲帶刀軍人捧之板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集覽 石頭城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江乘注同見上年

質實 一統志云羅落南方之蠻名與羅共睽磨些共三種世居蒗蕖州晋初內附中國

書法 淵明稱帝矣名淵明何不予其稱帝也僧辯中書監也殺不書官何不予其奉淵明也前書方智立此書立方智宜立之辭也方智則何以宜立繹子也與懿之子巽矣故杜龕徐嗣徽華皆

書叛

發明

綱目前書齊遣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繼書梁王方智立齊人克東關其曰還梁稱帝者則見其淹恤於外不宜承統之意爾其曰以兵納之者則見梁人不受強以兵納之之意爾其曰梁王方智立則見所不當立國已有君之意其曰齊人克東關則見強暴不義脅以威力之意是皆不予齊人立淵明之詞也既而又書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曰奉淵明而不書其主書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曰僧辯而不書其官曰淵明而不書梁主此其是非曲直較然明矣夫淵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宜君國子民繼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不道強脅以威王僧辯儻懼強隣之逼自當與霸先輩并謀協力告以大義拒之境上毋使入踐國都褻瀆神器可也夫何誅

之不臧既立方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為簒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綱目一書再書如曰以方智為太子則以僧辯有餒於中姑為是以悅梁人如曰齊人歸郢州則以齊人自知不義姑以利而啗梁人其所以責僧辯責淵明責齊人者其見於書法之間所謂有數事而一義者此類是也觀者要當合前後所書而察之則得其旨矣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討之譙秦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於石頭以叛十一月齊遣兵援之

初龕恃王僧辯之勢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將兵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留侯安都杜稜宿衛至義興拔其水柵譙秦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亡就嗣徽以州入于齊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令城中登陴閱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以書諭韋載載降霸先引與謀議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又遣兵渡粮馬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若分

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於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栅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集覽 倩倉甸反

質實 一統志云長城晉之縣名屬吳興郡隋初省入烏程縣尋復置屬綏州唐初屬湖州五代時吳越改為長興縣宋屬安吉州元陞為長興州至本朝改為縣屬湖州府南豫州劉宋所置治歷陽縣梁末屬東魏北齊改為和州後周改為烏江郡隋初復置和州尋改為歷陽郡唐改為和州五代時屬南唐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本朝復為和州直隸京師

書法 叛而書援罪援者也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鴆岳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於柈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十二月梁陳霸先及齊人戰敗之徐嗣徽任約奔齊

陳霸先帥諸軍攻徐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還據石頭霸先遣兵先據要險嗣徽等不敢進頓浦口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

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莊方等之子也質實一統志云浦口在應天府江浦縣東二十里由江北渡江南處今名浦子口渡

梁以陳寶應為晉安太守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長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至是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為公○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至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集覽 嚈噠注見武帝普通三年青門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

書法 書取何易辭也受人之寄而不能芘焉魏於是不足以國矣書曰取而殺之罪魏也

丙子 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

傳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冠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陳蒨克吳興獲杜龕殺之考異據上書太守杜龕叛梁陳蒨討之則此殺字當作誅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戰敗泰因説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讐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泰遂出降龕醉見殺王僧智與弟僧愔遂奔齊

梁遣兵擊侯瑱於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於梁山以備之

集覽湓城古三苗國晉置江州又分置潯陽郡隋置江州移理湓城即今州城是又湓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梁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峨眉山兩山對處大江之東西東曰博望西曰梁山俗名東西二梁山

質實一統志云湓城晉之縣名屬廬江郡宋省之後復置改屬潯陽郡隋改為彭蠡縣後復為湓城縣唐初改為潯陽縣五代時南唐改為德化縣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梁山即天門山也在太平府城西南三十里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亦名蛾眉山又名東梁山西梁山

書法杜龕書叛書討瑱據江州則曷為書擊瑱不附霸先非叛於梁也故據江州不書書擊侯

項於湓城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栅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内盪主黄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書法　書侵何齊為叛援也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梁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考異　據前書徐嗣徽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則及字當作誅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青墩以斷文育歸路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砰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齊兵進及兒塘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擊其粮運盡獲之齊軍殺馬驢以食至玄武湖西北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粮運不至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餽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末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吴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後齊師

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狥追奔至于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唯任約王僧愔得免軍士以方山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齊人殺陳曇朗 **集覽** 輿地記曰方山在建康西葛玄煉丹之地孫盛晉春秋云方山有直瀆青墩即青山也在太平州當塗東南三十里謝朓居此因改名謝公山硯被萌反兒塘兒音倪字或作倪倪兒塘地名在建康西幕府山在建康城西二十五里晉琅琊王初渡江時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因以名山縣鬲鬲音歷鬲屬也爾雅鬲欵足謂之鬲注鬲曲脚也番易輪番更易也蓐食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白下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臨沂漢琅琊郡邑奈琅琊今沂州是也有臨沂縣 **質實** 一統志云方山在應天府東南四十五里形如方印一名天印山秦鑿金陵山疏淮水此其所斷處也青墩即青山也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

謝朓嘗築室於山南又名謝公山幕府山在應天府西北二十里俗名石灰山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此故名其上有仙人臺虎跑泉臨沂後魏之縣名屬琅琊郡以城臨沂水得名隋置臨沂縣改州為琅琊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琅琊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

本朝初屬濟寧府

後改屬兖州府

書法　杜龕嗣徽皆書叛矣殺之則曷為不書誅霸先父子不得而誅之也故止從蕭軌書殺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於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欵於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脩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内外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滛泆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齊主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欲自焚太后懼挽之曰曏汝醉耳齊主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彦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嘗持槊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高氏婦女不問親踈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

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輙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内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輙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馬得名齊主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殞所謂大苦齊主欲斬之既而捨之一日泣謂羣臣曰黒獺不受我命柰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賞齊主即回絹賜之又嘗乗馬欲下峻岸道德攬轡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黙然而止他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縳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沈之

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須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敕是以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已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

集覽 仗內注見唐高宗永徽二年仗下黑獺宇文泰小字酣酗酣戶甘反酗況具反說文酣酒樂也酗醉怒也張晏曰中酒曰酣以酒為凶曰酗憯憯並音慘痛也

書法 築宮必書重民力也齊立七年用民多矣於是復大治宮室民何堪焉書曰大治罪齊也故自明帝北宮書罷之外魏書大營趙書大發民治宗書大脩齊書大治皆罪之也終綱目宮室書太五詳永平三年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梁以侯瑱為司空

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城新吳與相拒瑱悉衆攻之不克侯平發兵乘虛攻豫章瑱衆潰奔湓城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為司空

書法

於是瑱降其不書何不使瑱列於叛人也瑱不附霸先非叛梁也故不據江州不書據降不書降綱目之權衡審矣霸先自為司徒既書梁以侯瑱為司空則曷為再書梁殊瑱於霸先也不再書梁則以之者果霸先矣是故殊王襃於梁襃則再書以漢順帝永和元年殊孔融於荀彧則再書以漢獻帝建安元年殊佃夫於劉秉則再書宋壬子殊謝朏於蕭嶷則再書宋巳未殊侯瑱於霸

先則再書梁丙子殊仁贍於廷構則再書唐丁巳綱目之區別嚴矣

八月魏陵州獠叛討平之考異此當書擊誤作討

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獠因山為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獠棄兵携妻子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遂平之

齊主如晉陽

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齊主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黄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群臣不勝恐怖齊主集覽是連虜複姓後魏書官氏志是連氏改為連氏乃命勿殺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録尚書事○魏及突厥襲吐

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清海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至是北渡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時年十五初泰尚魏孝武妹馮翊

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頼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

護名位素卑至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於大司冦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再拜羣公亦拜於是衆議始定

謚泰曰文公

書法 賀善贊曰泰自書統軍回進官皆書以既書弑其君脩則書自官者再然綱目未絕之也

再敵高歡再伐東魏一救金墉一定長安綱目皆書其功其相魏也書作新制書求賢書制禮樂書更權衡度量服制書除宮刑書作府兵書作九命九秩相望于册至用蘇綽置行臺學直以泰書之其為太師大冢宰猶不書自也及其再行廢弑則綱目斥其姓名重罪之矣泰之心跡瑕瑜不相掩可也

十一月梁徵王琳為司空不至○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昔守令倍於昔時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戍

十二月魏太師覺自為周公○梁以周廸為臨川内史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尋為部將所殺其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梁朝以為臨川内史時民遭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盗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徴歛必至餘郡乏絶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接繩破蓆旁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懐信實人皆附之

齊築長城

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書法 自秦書築長城越六百二十七年而魏一書宋癸亥又百二十年而東魏一書梁癸亥至

是齊五年間而三書壬申乙亥是年前後凡三千餘里丁丑築重城四百里不與焉癸未築長城二百里不書不與焉而又大治宮室用民如此齊亡已後矣

丁丑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〇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公覺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考異周上漏魏字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冊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周公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

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發明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篡竊相尋權臣擅命其來已非一日令宇文方當得國之初而護已專大柄故綱目書其自為大司馬於稱天王廢魏主之下所謂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其逆彌甚其失彌速者也考之分注是時李弼趙貴獨孤信為太師太傅太保之尊皆不復書而獨書護者著其專國制命且以見篡魏之舉寔護為之也然護既專國乃反居諸人之下何哉大司馬總統六軍護欲專兵柄咸制中外是以捨彼取此固非辭尊居卑庶退自將者然則人主欲權歸公室其必先正其本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可也綱目書此其所以為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周主祀圜丘定郊廟之制考異主當作王據武成元年書周王始稱帝則此不當書爲主

周主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侯莫那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集覽二丘謂圜丘方丘也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吐谷渾冠周考異按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冠此時中國無統當書吐谷渾侵周誤作冠考證冠當作入

吐谷渾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冠來不過鈔掠耳掠而

無獲勢將自走數日間至果如其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

勃起兵於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

書法 王琳書不至蕭勃書起兵蓋於是霸先不臣之跡不可掩矣故使周文育止書擊

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

發明 宇文傚成周而建官其名是也然以司馬而殺六官之長周豈有是哉若護專殺無君之

罪則又不言自見矣

梁丞相霸先使周文育擊蕭勃獲其將歐陽頠傅泰勃為其下所殺

歐陽頠出南康屯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法氍至城下曇朗陽敗走法氍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以歸周文育於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頠及蕭孜傅泰余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頠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項退走勃軍聞之恟懼遂殺勃

集覽 蹠口城名在南康之北蹠

音隻案南康今贛川是

質實一統志云巴山梁之郡名治巴山縣隋初廢之故城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南三十里

書法霸先使何勃之起兵以霸先也於是書使凡書使非君命也故書擊不書討書殺不書誅據魏鄭儼為部下所殺綱目書伏誅

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

發明護前日自為大司馬蓋欲專制兵權也今乃自為大冢宰亦豈釋去其權耶自宇文泰相魏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泰卒皆授護處分前日篡國之始姑欲柄有所歸今既中外已定所以進居天官之尊而兵柄則未嘗去手也考之通鑑是時同進位者凡五人綱目皆不書而獨書護者

正以著其專國無君之罪而誅之也

○周冢宰護弑中山王考異提要中山王作宋公據上文書廢魏主為宋公合從

提要諡曰魏恭帝

書法中山王何魏恭帝也弑廢主必書廢書護弑何於是覺幼護專故罪護綱目廢書其篡君此弑書人者二齊人弑浩陵王周冢宰護弑中山王

發明歴代廢弑皆以篡君書之獨此歸獄於其臣者是時軍國大權皆出護手故不得不以實書之世變為愈下矣

三月周冢宰護殺趙公獨孤信○夏四月梁鑄四柱錢

禁細錢

四柱錢一當二十

梁復以歐陽頠為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考異據上書蕭勃起兵廣州則此當書擊不當書討

初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于建康陳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多設船艦夾水而陳霸先遣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水陸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霸先以頠聲著南土復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書法周文育討廣州書擊此其書討何以頠者梁也霸先與頠有舊則曷為書梁以頠賢也不

書霸先使不以霸先之私累顧也

六月梁丞相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書法 霸先遣何琳將攻霸先也故書擊不書討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琳請之也

書法于王琳何琳請之也故書美之

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周冢宰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

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久居權要亦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於外以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王乃止鳳等懼密謀刻日誅護光洛又以告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

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執鳳等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内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召公卿議廢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誅時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耶遂就徵既至護欲全之以植付遠使自誅之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將植謁護護令略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弒略陽公黜其后元氏為尼寧都公至即天王位

集覽 司會禮天官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會古外反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軍司馬將軍屬官秩百石宮伯禮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書法 不書廢何尋弒也殺乙弗等不書書遠遠忠也遠死而後覺弒曷為先書弒君先書弒君所以成遠之忠也終綱目書弒大臣書及二而已宋袁淑等周李遠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

梁主禪位于陳陳主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集覽 分受分扶問反

書法 書稱皇帝多矣未有書遂稱者此其書遂何遽也進爵為王隨稱皇帝前乎此無是也故

異之終綱目稱皇
帝書遂者一而已

陳以蔡景歷為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
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質實一統志云蔣帝廟在應天府西北
七里鷄鳴山之陽舊在蔣山西

書法宋罷淫祠蔣子文以下嘗去之矣自昭業始
升為帝於是又親祠之然則曷為不書親斥
陳主則其為親祠可知矣陳主初得
天下德其私佑汲汲於此故書譏之

○陳置刪定郎治律令○周祔太祖於太廟

七廟共用一太牢始
祖薦首餘皆骨體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囚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集覽 沌口沌徙本反江夏安陸縣有沌水其地曰沌陽按安陸今德安府是

正誤 沌口今按沌水出江夏入江音篆

質實 一統志云沌口即沔口也沔口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今名沌口劉澄之山水記沔口古滄浪水世傳屈原遇漁父作歌即此處

書法 於是梁亡矣書梁王琳何琳之心未嘗無梁也是故韓雖亡矣張良有復讐之志則復書韓張良梁雖亡矣王琳有復讐之志則復書梁王琳陳雖亡矣叔慎有復讐之志則復書陳叔慎綱目之勸義也深切矣

發明 是時梁已亡矣而王琳猶係之梁者遂其不忘本朝之志不絕之於梁也後書梁王琳梁丞相琳其義皆然

陳以蕭乾為建安太守

時熊曇朗在豫章周廸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 **集覽** 砦蘺落也字與寨通

周以令狐整為豐州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魏以為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憲中大夫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於是除整刺史徙固湖州整遷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部曲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集覽 興州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豐州注同上武當注同上年

齊人築重城

齊人於長城内築重城自庫洛枝東至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為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憂之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見聽否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集覽 溲穢溲本作溲溺謂之溲音疎鳩反溺乃弔反穢惡也

發明 前書齊大治宮室而載其惡於分注之下至是又書幽其弟浚渙於地牢越明年殺之惡

愈肆而禍愈慘矣即綱目之所書驗分注之所述殘酷忍虐無復人理世無牧野之君安得取髙洋之首而懸之太白之旗乎

戊寅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保九年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於白水遣使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以曾悉達為將軍陳王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佘孝頃遣說琳曰周迪黃法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知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樊猛李孝欽劉廣德將兵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廸以觀其所為

書法 書伐何陳慕也故自是梁加於陳書伐陳加於梁書攻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消難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絶但聞擊柝聲武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

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集覽擊柝禮天官宮正夕擊柝而比之注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懈惰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柝吐各反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注兩木相擊以行夜也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

書法先是東人入西不書叛於是始書周齊皆篡也非魏世比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謚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書法 佛氏惡殺貴施覇先方弑其主復何以捨身為哉綱目比而書之深譏之也終綱目書捨身四梁武帝三陳後主一捨是無書捨身者矣

發明 梁武三捨其身不免亡國此陳主之所親目而又尋其覆轍愚謬若此抑又不足道矣書之于冊亦可愧哉

○梁丞相琳伐臨川不克

余孝頃等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黃法𣰰等救之分兵攻孝頃別城猛等不救而沒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書法 丞相琳何成莊之為梁主也故書伐臨川周迪也迪自梁世為內史曷為不書伐迪書臨

川方是時梁土皆為陳境琳以廸不附陳故伐之而廸不從陳者也綱目書陳臨川則臨川未為陳書伐周廸則廸無辭可伐故止書伐臨川於是廸濯請盟而琳將矛盾廸因追擊盡擒之則大敗矣

綱目予琳以義故止以不克書之

秋八月陳侯安都周文育自湓城逃歸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等賂守者得上岸步投陳軍陳主宥之復其本官

梁丞相琳歸于湘州

陳主遣謝哲往諭王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

冬齊以常山王演録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疑演假辭於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齊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强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强坐而飯晞由是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

逢一怒遂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歔欷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齋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齋主褻黷之遊遍於宗戚唯至常山第則不適而去僕射崔暹屢諫演深愧謝之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齋主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齋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齋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齋主乃止齋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因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唯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集覽 沈湎 書胤征曰沈亂于酒注沈謂醉冥失次也酒誥曰罔

耽酒于酒注酒沈也詩賓之初筵序沈酒淫液疏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没然湎然俱醉顔色齊同角力角鬬也兩兩相當以力相觸而戲耿介楚辭九辯曰負左右之耿介晦庵集註云耿介剛勇之意車釭車昌遮反釭古雙反轂鐵也

齊減百官禄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禄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

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遂近痛憤齊主遂以浚渙妃賜左右之殺浚渙者及齊主殂常山王演為政乃收葬之令妃還第

陳高涼太守馮寶卒集覽高涼郡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時海隅擾亂寶妻冼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質實一統志云陽春梁之郡名治陽春縣隋平陳廢郡以縣屬高州唐於縣置春州天寶初改南陵郡乾元初復為春州宋廢州以縣屬南恩州元仍其舊本朝州廢以縣屬肇慶府

己卯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元年齊天保十年

春正月周王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書法譏專也

周改都督為總管○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酒遣使斬之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墻外

閏月周更定歷○齊主殺其僕射高德政

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愔曰若用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

周令有司毋得糾赦前事

周主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庫廄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免罪徵備如法

書法 錄善政也故特書之

周人敗吐谷渾置洮州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

五月朔日食○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絶食而死

陳豫章内史熊曇朗殺周文育

周文育周廸共討余孝頃之子公颺豫章内史熊曇朗引兵會之王琳遣其將曹慶攻廸敗之文育退據金口曇朗因其失利殺文育而併其衆周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齊取梁北江州刺史魯悉達奔陳集覽北江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

南陵

魯悉達部將引齊軍入城悉達帥麾下數千人降陳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

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
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
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
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
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
為高洋擾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
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
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集覽 碁劫碁擇捕之子也劫圍碁之局也

周王賜處士韋敻號逍遥公徵魏將軍冠儁入見

敻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
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
延之至第訪以政事敻仰視嘆曰酣酒嗜音峻宇彫
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冠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集覽 賫休正反顏師古曰又與素以為絇兮同音

書法 孟嘗君書齋號而已此書周王何予周王也處士賜號韋夐一人而已矣終綱目臣子書賜號九詳周顯王四十八年惟韋夐郭子儀無譏焉

陳侯安都敗梁師于左里

集覽 左里城名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

蚌監敬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及殂子昌姪頊皆以江陵之陷没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

正誤南皖今安慶南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在舒州山口鎮皖戶板反

質實一統志云山口鎮即皖口也在安慶府城西一十里

書法賀善贊曰霸先之初進官書以者三叛亂書討者四侯景之變再予以討至書其功曰擊敗侯景景亡走吳蓋予之也既立方智四書自官而進爵亦以自進為文然後蕭勃得書起兵而王

琳得書伐以至書廢書𢧐辭義凛然矣若其
稱皇帝書遂則又自綱目以来未之有也

齊主滅元氏之族

齊主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
漳水唯元蠻元文遥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
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
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
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胡氏曰元魏固多
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后為高
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䟦珪已来殺人多
也獨孝文寛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
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
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
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
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發明 前書殺魏宗室此書滅元氏族高洋之惡亦慘矣然又有自覆其族如元韶元景安之徒者是豈可以人理論耶他時高氏亦不免殄滅於他人之手殺戮相尋無有紀極可哀也哉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集覽** 沿革沿余專反因襲也革更改也

書法 書始何稱周王三年矣於是始稱故書始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興王

初高祖追封兄道譚為始興昭烈王以其次子頊襲封至是陳主以頊在長安本宗之饗徙封頊為安成

王而以伯茂為始興王

書法 封子未有書王者此其書何予陳主也陳主於是可謂知重本矣可謂能與權矣終綱目

封子書主五是年庚午蜀宗裕癸丑周郭榮、己未周宗訓唐從嘉伯茂郭榮宗訓皆予辭

周以安成公憲為益州總管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至是以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

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頤受遺詔輔政十月殂於晉陽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書法 賀善贊曰高洋篡弑以來書覩代五書大治宮室一書築長城三築四城于洛陽一築重城一用民多矣而又書殺十而斥書齊主者凡蓋無一善可紀焉若其淫酗肆虐則夏商之季不是過也

十一月梁丞相琳敗陳師于湓城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

東**集覽**瑒杖梗反又丑亮反濡須口注見漢獻帝下建安十七年大雷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庚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辰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

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殷帥部曲降陳**集覽**風反為反當讀

作平聲別本反作翻拍擊艦拍謂拍竿也然拍竿之為用未究其詳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人梁人侵陳陳吴明徹先以小艦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部曲索隱曰漢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正誤風反為璵用今按通鑑本文反作翻綱目改作反合如字讀

書法奔吴書梁主何成之為梁君也綱目書以稱帝五惟梁主莊則成之為君曷為成之成莊所以義琳也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或謂之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王何宜屢出耶中山太守陽休之謁演演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恐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晞乃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家祚亦何得長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齊主還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怨愔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每曰若

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婁太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二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毆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不從歸彥久為領軍軍士服之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

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卻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令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

甚矣遂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集覽　朝夕先後謂旦暮常親近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執寢戈而先後之注寢戈親近兵仗也先息薦反後胡豆反音綫詩大雅予曰有先後注相道前後曰先後先息薦反復辟注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可朱渾虜三字姓留使豈不佳耶謂留揚愔聽使令豈不好也漢老嫗李太后漢人也故云

正誤　朝夕先後今按先後只作如字讀謂演當朝夕在齊主之前後也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屢請之於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於是陳主遂以昌為衡陽王

三月齊丞相常山王演如晉陽

演如晉陽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筭胡氏曰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外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天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簒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梁郢州刺史孫瑒降陳

周軍初至郢州得其外城遂攻內城燒其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死戰周人不能克乃授瑒刺史瑒偽許以緩之而潛脩守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周人聞陳兵至乃

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奬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以州降陳王琳之東下也陳主徵南州兵周迪黄法𣰰赴之熊曇朗塞其中路迪等圍之及琳敗曇朗走死

集覽 賦食 賦布也言為士卒散飲食

陳主殺其弟衡陽王昌

陳衡陽王昌濟江侯安都中流隕之使以溺告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於周

夏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周明帝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餹䭔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寛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邕即位邕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

集覽 餹䭔餹音唐餳蜜也䭔都回反圓餅也介弟左傳襄二十六年楚伯州犂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注介大也

書法 護於是再書弑其君矣泰再弑則削其爵此其書冢宰何護之舉泰所教也貶削在泰則護不足道矣

發明 昔晉大夫逆立悼公公曰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諸大夫聽命而後悼公乃立夫所謂君者固將出令者也擅賞罰能利害舉一國之政悉宰制於其手若是始謂之君不

然則失其所以為君矣自拓抜乘亂宇文泰總握大權繼以其子廢魏自立然軍國之政悉歸於護雖剛果如覺明敏如毓未能有所施為即巳罹其禍酷以一國之大臣民之衆曾無一人可否其間積習生常彼固自以為法應如此況欲資之討賊之任乎綱目一書再書書皆非得巳大義不明君臣之分不立逆亂相踵禽獸偪人可歎也哉

六月陳人葬梁孝元帝

書法　書陳人子厚也周人歸其喪于琳於是四年矣琳奔而葬之宜也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演以司馬王晞懦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密謂曰比諸勲貴每敦迫言我違天不

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睎曰比者殿下倉
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
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睎又密以問
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
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
遂言於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
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自啟太后
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
月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
篡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即位於晉
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
德謂王睎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即敕睎與
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日入東廊舉錄歷代禮樂
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
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
俗妖邪害政者詳思條奏給以御食齊主識度沈敏

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厲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碎帝王之度頗為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踈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齊主立侍帷前以爪招掌代痛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集覽敦廹敦勉廹逼也劫丘八反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陳使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獨孤盛救之軍於湘州會糧援斷絶敦恐瑱知之乃於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為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

中項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項者敦乃别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降項軍項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項皆拒擊之項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

書法江陵之陷湘巴皆入周矣不書周湘州何故梁土也周不得而有之故巴陵之降陳不書周湘州之降陳不書周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

我軍士年別一代榖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乗其獘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齊主自將擊庫莫奚走之○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書法 自莽書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至漢章帝始書詔毋以十一十二月報决於是而復有此書陳主可謂能恤刑矣特書予之

○巴陵降陳

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潛遁

齊以王晞為侍郎不受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胡氏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為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而還怒其子耳不亦忮乎

集覽 要人要謂權要也要官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忮乎忮音寘說文狠也

正誤 非不好作要官今按集覽因見綱目宋文帝元嘉三年所載故云北齊未必皆向要之不必如此指言

齊置屯田

初齊境羅貴左丞蘇珍芝建議脩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南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集覽 石鼈地名也督亢陂在涿州范陽縣乃燕膏腴之地有督亢地圖經戰國燕太子丹使荆軻獻圖謀刺秦王尋為秦城郡又注詳見秦王政二十年

質實 一統志云石鼈城名在揚州府寶應縣西八十里乃晉鄧艾所築隋初嘗置石鼈縣尋省入安宜縣督亢陂在順天府涿州東南其地沃美秦求之燕燕太子丹使荆軻齎督亢地圖以進即此今為督亢亭在焉

辛巳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春正月周太師護

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齊以王琳為揚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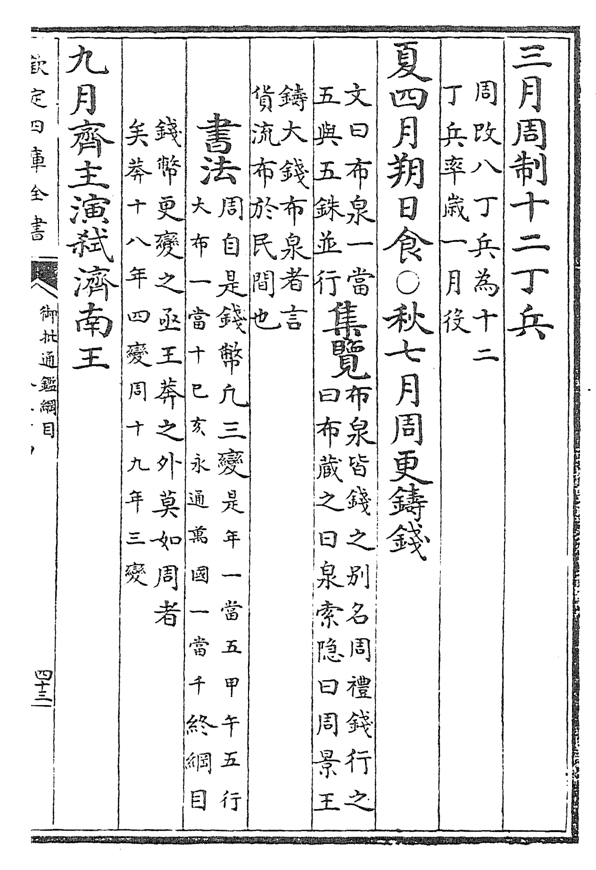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為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

湘州降陳周師還

周湘州城主殷亮降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報云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宇文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

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勲州刺史質實一統志云勲州北齊所置治玉壁城隋屬絳州還治於汾水北改曰稷山縣以山為名唐屬河中府宋金元俱屬絳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勲於玉壁乃置勲州於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諜斬之齊境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質實一統志云玉壁城名在平陽府稷山縣西南一十二里乃西魏所築後周移高梁縣於此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集覽布泉皆錢之別名周禮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索隱曰周景王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於民間也

書法周自是錢幣凡三變是年一當五甲午五行大布一當十己亥永通萬國一當千終綱目錢幣更變之亟王莽之外莫如周者矣莽十八年四變周十九年三變

九月齊主演弑濟南王

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守鄴散騎常侍高元海典機密齊主以斛律羨為領軍分湛權湛不聽羨視事是時濟南閔悼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殿下當為天下主湛乃送濟南王於晉陽齊主殺之

集覽

林慮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書法 湛之立孰立之演立之也演立之則百年亦演廢之矣其以罪湛何百年竟殺則廢之者湛志也綱目誅志故其以為樂陵王也書廢而繫之湛其殺之也齊主斥書名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集覽司會上士禮天官司會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注見前司會黔中注見周顯王七年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庶子虞荔中丞孔奐集覽庶子注見周顯王八年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壬午二年〇後梁世宗歸天保元年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

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為黄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刺史敕令早發督將悉送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語久之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

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義雲納賂得為兗州刺史

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于臨川

初陳主徵迪出鎮湓城不至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女妓金帛還豫章迪不平陰與留異相結遣兵襲敷敷與戰破之閩州刺史陳寶應亦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陳主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他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

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陳主乃以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黃法氍周敷共討周迪**集覽**班彪王命漢光武時班彪因避難從隗囂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以感悟囂居士服所謂山服也記玉藻篇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書法**書于臨川未受命也然則書討何迪與東陽晉安共相連結既外敗梁師復內拒陳命是欲自專一壑存三窟也使迪初即降梁則綱目不書以討矣

齊以盧潛為揚州刺史

王琳數欲南侵盧潛以為未可齊主許之琳由是與潛有隙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錢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鵞眼之十

書法

陳氏錢幣凡再變詳壬午己亥

後梁主詧殂太子巋立集覽巋若軌反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毁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恵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慙曰

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項妃栁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集覽

魯山不返去年陳以魯山郡賂周

陳遣兵討其縉州刺史留異于東陽異奔晉安

異外示臣節恒懷兩端陳遣侯安都討之至是敗走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宫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撾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書法漢桓之策書河水清矣延熹九年此其曰言何謂也蓋疑之之云耳而因以改元証矣是故光武郡國甘露降則書言漢中元元年桓帝巴郡黄龍則書言永康元年齊青州河水清則書言

是年皆疑之之辭也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寄食他縣

五月齊以斛律光為尚書令

光金之子也

秋齊冀州刺史高歸彥作亂伏誅

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婁叡討之歸彥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齊主使尚書封子繪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既而城破獲歸彥送鄴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百口賜岳家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陳詔省諸費用

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

十二月齊主殺其兄之子太原王紹德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從當殺爾子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其子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有怨言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齊主詬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鐶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愈怒裸

后櫶之遺為尺**集覽**不擧擧育也

癸未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兗州刺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疏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陳周迪衆潰奔晉安

迪至晉安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叓山

翦亂海内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弗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倖師出無名未知其利實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

集覽　韓智晉陽之謀戰國智伯率韓魏之兵以圍趙決晉水以灌晉陽城智伯曰吾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後韓魏合謀反滅智氏張陳井陘之勢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王離圍耳於鉅鹿餘不救耳走漢漢召餘俱擊楚餘曰漢殺耳乃從於是漢遣耳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自戰其地孫子兵法九地曰自戰其地者為散地杜牧之解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周太師護殺梁公侯莫陳崇

崇從周主如原州周主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曰不過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集覽原州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絞斬梟裂凡二十五等

三月朔日食○齊城軹關

集覽軹關注見晉穆帝永和八年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書法於是築城二百里則曷為不以長城書畧之也秦始皇已築長城矣蓋前後三千餘里今二百里其細也故不書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荅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舄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祖割謹食畢周主跪受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

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顧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荅拜禮成而出胡氏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嗚乎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邪

集覽 中楹兩楹之間也記檀弓篇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處几案屬也人所凭坐所以安身故加諸老者少者不及馬舄履也崔豹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沮濕故曰舄斧扆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酳音胤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憲老乞言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養老禮

書法 自漢明帝首行此禮於是凡四君矣名實稱者其惟明帝乎永平二年魏主髦漢後主景

耀元年魏主宏齊壬申年周主邕皆干其名而已矣終綱目養老四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養老乞言王者之事也周主行之綱目書之亦予之乎曰事有似是而非者養老乞言固為王者之事然八柄馭臣獨非王者之事乎四征弗庭獨非王者之事乎王者之事固不可勝舉而養老乞言亦其涵養德性就將緝熙之一者也如使軍國大權悉聽命於一人之手而薰陶漸染有賴於鴻儒碩德之益亦何不可之有第恐威福下移人君或擁虛器則執醬執爵徒為美觀而虛心訪問亦祗為文具而已是果古人之意哉入綱目以來有如漢顯宗之行養老禮固不多得至於魏王曹髦亦且養老乞言于學綱目嘗於漢後主景耀元年書之獨不思是時國柄制於司馬氏之手凡軍國大政皆無所預獨以虛文之事聾瞽其君今宇文氏自篡魏以來已歴三世逆護總握大權

周主寄命其手凡所施設舉不由巳獨有禮文之事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不然則自紹統以來凡大政事大賞罰曾不經見而獨養老一事大書于册何哉于謹深識此意故其所言不過從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巳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及此蓋周主以此自晦而護亦以此愚其君者也嗟夫養老乞言古人以之為盛典而後世以之為美觀故曰事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觀綱目者要當以是察之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賓客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輙奔歸安都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

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賔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爲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於坐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集覽　禊飲晉書禮志曰漢儀季春上巳官民皆禊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因而引水流盃飲酒也又注見漢高皇后八年祓還供帳水飾供具帷帳也供居用反水飾謂樂遊園内祓禊處水上飾之粧

發明安都何以不書誅陳王私其扶立之功也及其驕恣又不能戒飭以理乃掩而殺之是以

書法如此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

侯在宫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發明 高湛得國垂及二載始書婁太后殂既著其不能行喪禮之罪次書殺其兄子紹德復著其亂倫濫殺之罪至此書殺河南王孝瑜又著其荒淫拒諫之罪葢湛在高洋時固甞助桀為虐陷永安王浚等於死地畧無矜憫之意宜乎得志之日恣行無道而不顧也嗣是而後齊政日亂以至於亡紛紛罪惡不可勝紀自古世濟凶德未有如高氏之甚者於湛乎何誅

秋九月陳廣州刺史歐陽頠卒以其子紇代之○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及王慶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木杆貪

齊幣重欲執莽等送齊莽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隣好恙以蠕蠕降衆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周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乃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伐齊達奚武將步騎三萬自南道出會於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集覽 蠕蠕降衆蠕蠕即柔然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先柔然主鄧叔子降魏突厥来取之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

發明 以周及書見伐齊者周人之志突厥之十萬騎從周之約非突厥之有利於侵齊也然是

時周果能兵彊力足則無藉於突厥之助或力足以制突厥則雖資其兵力亦當云以突厥侵齊今曰周及突厥則見其等於敵國所謂十萬之騎周不能以節制之其進退固突厥之自為號令而其不負周約則由於納女之舉用詭譎以結其心之所致也此綱目之書之隱而顯乎

冬十一月陳討周迪敗之遂進軍討陳寶應

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破之迪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軍自東道會之

書法陳之討迪也書其江州刺史其討異也書其縉州刺史寶應亦其閩州刺史也曷為削而不其名罪之也寶應本與周留互為三窟陳氏得國再世矣既不受其徵命又主逋逃是亂也故並

書以討而獨斥名之

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来伐之今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鋭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還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矟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初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氷及是齊嬖幸用事軍政漸紊反椎氷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二月朔日食○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脩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轘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嘗講習之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集覽 流內官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閹癡閹衣檢反不明也癡不慧也露田杜佑通典注不栽樹者謂之露

田正誤以其刑餘廢人故得罪許贖也 閹癡今按閹平聲即閹官之人

周初令百官執笏○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猒之百年常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集覽白虹貫日注見漢哀帝元壽元年猒之猒與厭通葢涉反當也割帶玦玦半壁也玉佩如環而有缺割所帶之玦與其妃者義取訣别也

書法齊主嘗殺兄之子矣止斥書主此其斥書名何重罪湛也湛之位百年之位也廢之樂陵溥矣又殺之以應天變忍哉故從弒君例斥名之終綱目書虹二漢靈帝光和二年是年

發明天之警告非一端人主皆以反躬脩德為先自厭禱之說既興而恐懼之意遂泯齊氏不道白虹貫日反乃濫殺以應之綱目斥書其主之名於殺兄子之上所以著其誣天罔人奪宗肆逆濫及無辜之罪為後戒也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周封李昞為唐公

以追錄佐命元功封昞虎之子也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使人與語韋孝寬亦為致書言之是時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方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徐世榮乘傳問之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每四時伏臘帥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

書法不書自齊歸于周何據元器元戒此齊意也予齊所以薄護也燕主德之母嘗陷秦矣及

其歸也書曰燕猷伎樂稱藩于秦秦以其母妻歸之予燕也於是護不遣使而韋孝寛移書求之使段韶之說得行則母之歸未可期矣書曰齊歸宇文護之母于周薄護之辭也

冬十月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徴内外諸軍凡二十萬人周主授護斧鉞親勞其軍護遣尉遲迴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趣懸瓠楊㯉出軹關

集覽　㯉匹沼反

書法　前書及突厥此其書會何譏也周不能自為進退而聽於人卑亦甚矣及卑辭也會卑辭也故其後楊㯉實降而賤之書獲護削太師而斥書宇文皆罪護也

周迪誘陳南豫州刺史周敷殺之

周迪復出東興陳宣城太守錢肅以城降之迪衆復振周敷帥所部擊之迪紿敷言欲還朝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質實 一統志云東興地名在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里巢湖東南有石渠鑿山通水一名東關口相傳夏禹所鑿又名濡須塢其地高峻險狹實守扼之所

書法 周迪何以不書陳（癸未年書陳）絕於陳也陳初得國迪與寶應留異共相連結而巳陳主循立徵鎮溢城不至始遣討之既而迪衆潰奔晉安猶未絕也於是誘殺陳刺史則與陳絕矣故不書陳

十一月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伐木為筏施拍其上乘江漲壞其水柵又攻其步軍方會戰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留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虞寄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集覽 虞公計初虞寄依陳寶應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寄恐禍及遂居東山陽稱足疾管寧無恙管寧三國魏人以天下亂避難遼東魏黃初四年華歆薦寧獨行君子文帝特召寧還郡今陳主以虞寄比之也史記聶政傳老母幸無恙注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君之無恙應劭風俗通云恙病也案易傳云恙齧蟲也善入人腹食人心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多被此毒俗恙恙之故人相見或通書相勞云無恙乎恙非病也

正誤 虞公計今按寄又有前與寶應書云云見陳天嘉四年

質

實一統志云建安三國吳之郡名治建安縣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唐初置建州後復改建安郡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南唐改永安軍宋改建寧軍元置建寧路至本朝改為建寧府屬福建道晉安晉之郡名治閩縣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置閩州隋改泉州尋改為建安郡唐初改為福州後改長樂郡唐末陞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陞長樂府尋改彰武軍宋陞福州府元為福州路本朝復為福州府屬福建道

齊擊周師敗之獲其少師楊檦十二月及宇文護戰于洛陽大敗之

初楊檦為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

備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之擒遂降周人攻洛陽不克宇文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堠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敵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齊主乃遣韶督精騎一千救洛陽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埶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忷懼韶遥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冦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獘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衆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王雄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矟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

惟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眾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齊以韶為太宰光為太尉長恭為尚書令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掊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護本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無功

集覽 稽胡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步落稽

質實 一統志云邵州後周所置治垣縣隋改為邵原郡唐初復為邵州後罷之故址在平陽府絳州東南二百三十里

發明 前書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未聞周人有請於齊也次書周護會突厥侵齊未聞齊人

得罪於周也至是書齊及護戰於洛陽大敗之末間護有全師制勝之策也夫師直為壯曲為老護身都將相手握大權不幸有母淪陷異境不能遣一介行李懇請于齊乃遣間使求之幸而齊人無謀即遣歸國護曾不思報齊之德遽與突厥連兵擊之此何義哉借使敵嘗有約豈不能告之以實厚其禮而謝之彼亦安能遽為邊患耶觀段韶析護之語周人無以荅之此其曲直曉然可知綱目比而書之則護負恩不義兵出無名卒外蕃以戕中國輕用武以喪師徒其罪皆著見於書法之間矣可勝誅哉

齊山東大水

饑死者不可勝計

周滅宕昌置宕州集覽宕昌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宕昌王梁彌定屢冠周邊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

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考異按齊世祖是年四月傳位於緯此當分注齊河清四年後主緯天統元年

春二月周遣使如突厥逆女○夏四月

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

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嘗為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鞭配甲坊又嘗坐贓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於

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爲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集覽曰彗星見史記天官書注正義曰天彗者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則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又注詳見周顯王八年金叵羅史炤通鑑釋文曰叵普火反叵羅飲器也以金爲之甲坊軍器監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一曰弩署一曰甲坊

書法白虹貫日則殺百年以厭之彗星示變則傳位太子以禳之齊之所以應天者如此綱目比而書之貶義自見矣然緯立而齊亡則天變誠不誣也

發明書齊主湛傳位於彗見之下祖珽爲秘書監之上則知齊國此舉惑於珽之邪説欲以是

而塞天變明矣夫星文示戒人君當側身脩行改紀其政庶可感動天心返妖致祥烏有傳位於子而可以上應天道耶書之于册矯誣可知

秋七月朔日食○陳遣兵擊周迪殺之考異按天嘉三年四年兩書陳討周迪此當書討書誅誤書弊書殺

書法迪與陳留皆書討矣二于書誅迪則曷為書殺迪梁之內史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據二子皆陳所命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

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

集覽 函谷關文穎曰秦東關也在弘農縣外衙山嶺下顏師古曰陝西桃林縣南十二里有洪溜澗水即古函谷關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遺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山原辟立數十仞谷中僅容一車案今陝州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關也漢武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縣東一里案新安屬河南在靈寶東三百餘里

正誤 通洛防今按北史周武帝保定五年改故函谷關城為通洛防在洛州新安縣東

質實 一統志云函谷關有二一在河南府靈寶縣南一十里老聃西度田文東出皆此關左右有望氣雞鳴二臺遺址此舊關也一在河南府新安縣東二里項羽坑秦降卒處漢樓船將軍楊僕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東徙關武

帝為移於此此新關也中州後周所置治東垣縣後省州置新安郡隋復改東垣為新安縣屬穀州後省州以縣屬河南郡唐初屬洛州後屬河南府宋及金元俱仍其舊本朝因之仍屬河南府

丙戌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天統二年春正月日食〇夏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袁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司馬公

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諂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集覽足為周旦周公旦周武王弟也武王崩成王立而少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政古之遺直春秋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注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集覽傳更籤傳遞籤籌也五更傳五籤正誤

刺閨令按刺閨疑宮中職名猶刺史刺姦之刺檢察閨闥者也胡三省註就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未詳孰是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黄札易營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集覽 黄札 札薄木板也用以書詔宋明帝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黄紙

書法 書徐陵何善其職也陳世書以為吏部尚書二徐陵孔奐皆其人也

秋八月周信州蠻反討平之考異 蠻夷當書擊誤作討後年周梁州徐叛討平之亦同

周信州蠻冉令賢等據巴峽反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前後討之不克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討之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涔陽蠻為聲援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諸將皆欲先取水邏騰曰令賢內恃水邏之固外託涔陽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遣王亮帥衆拔其八城遂間募驍勇進攻水邏令賢兄子龍真據水邏旁石勝城騰密誘降之水邏衆潰令賢走追斬之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陳灘北以司馬裔為信州刺史集覽涔陽地名在郢中今澧州也又名澧陽涔鉏簪反質實

一統志云信州梁初所置治白帝城隋改為巴東郡唐復為信州尋改夔州治奉節縣天寶初改雲安郡乾元初復為夔州五代時後唐置寧江軍節度宋仍為夔州元改為夔州路本朝改夔州府屬四川道

周萬榮郡民作亂討平之

周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為陸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及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為大軍至望風瓦解周以為渠州刺史

冬十二月齊主湛殺其河間王孝琬

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曰草人以擬聖躬也齊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鎮庫稍㭰數百以為反具撾之折脛而死

書法 齊主自稱上皇矣復書齊主何綱目以列國書陳齊固不可以上皇稱之也然則曷為名之書湛所以別於緯也

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書法 縣令理人之本也綱目每謹書之是故始用士人為縣令書是年舉堪為縣令書唐貞觀

二年引見京畿縣令書開元元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書四年敕舉縣令書九年頒令長新戒書二十四年制舉令錄法書乙卯年周

發明　縣令吏民之表而齊用厮役為之謬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所以見其前此未嘗用士人爾

丁亥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　集覽　陳主伯宗臨海王也　春正月朔日食○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初陳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委任甚重與安成王頊到

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項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項爲朝野所屬忌之與左丞王暹等謀出項於外東宮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項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毛喜馳語項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項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以報項項囚因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爲光祿大夫暹亦被誅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項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項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仲舉既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項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以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師知子

高之謀伯茂預之項恐其扇動中外使居禁中

集覽 願作富家翁三國魏主曹芳謁高平陵曹爽與羣弟皆從司馬懿閉城門不內桓範勸爽挾天子以令天下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遂奉駕還宮被殺

書法 書殺多矣未有書又殺者書又殺何甚頊也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叛附于周考異 提要漏叛字

皎聞韓子高死内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等襲之梁主亦上書言狀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隣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與無名之師乎宇文護不從遣襄州總管衛公

直等將兵助之

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為司徒

儼齊主之弟也有寵於上皇及胡后為司徒領御史中丞魏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之器玩服飾皆與齊主同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

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九月周人梁人會華皎侵陳敗績陳遂襲周沔州執其刺史裴寛

梁以華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大敗皎直皆奔江陵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寛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寛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集覽】交惡左傳周鄭交惡注惡如字兩相疾惡也

書法 華皎書叛矣而周梁助之書曰會醜之也故王操以柱國衛公直以總管皆貶稱人

齊山東饑○冬十一月朔日食○齊流祖珽于光州

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彥深元文遥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誇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集覽 蕪菁本草注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采葑采菲注陸機曰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郡謂之大芥

戊子 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

春三月周納后阿史那氏考異

按尊立例曰立后曰立皇后某氏非正統去皇號據梁大同元年書魏立后乙弗氏則此當書周立后阿史那氏

突厥木杆可汗更許齊昏留周使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周主行親迎之禮

集覽

親迎昏禮壻家設位於室中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於祠堂醮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壻入奠鴈姆奉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而行禮朱文公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又曰令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館却就彼迎歸行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壻即就彼迎歸至其家成禮

書法魏立后郁久閭氏書柔然女譏也此突厥女也不書突厥女何比周於突厥也故從其恒辭自乙酉書遣使逆女於是四年矣始書納后周畀甚矣譏之失也

發明納柔然女則揭而書之納突厥女何以不書或曰前已書如突厥逆女故此從可知爾曰春秋宣公元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前書如齊後書至自齊誠以婚姻人道之始所以兩揭其國書之不厭於繁文此不書周納后突厥氏而云阿史那氏隱其國而舉其姓輕之也所以譏納后之事意在藉其力以侵齊遂不暇擇而行之也

周太傅燕公于謹卒

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盡忠補益特被親信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卒謚曰文

陳攻梁江陵不克

陳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周總管高琳與梁王操守江陵晝夜拒戰十旬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集覽紀南杜預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

質實一統志云紀南城名括地志云荆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有紀南故城古郢都也又謂之南郢在荆州府城北一十里史記注楚都於郢今江陵縣北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故郢城是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郢與紀南為二城云

發明梁蕞爾之地僅足以少延不泯之祀陳既覆其宗國今又無故攻之此何義哉特書不克蓋貶之也

夏四月齊以和士開為僕射

齊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兖州刺史而代之

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為小宫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

冬十一月朔日食

書法自辛巳至此歲歲日食而一歲再食者三凡八年合十一食入綱目以來日食之數未有如此數年者矣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

茂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温麻侯寘諸別館使盗殺之

質實 一統志云温麻晉之縣名屬晉安郡初武帝以温麻船屯此因以置縣隋省入閩縣唐初復置移於連江之北改名連江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福州府

齊主湛殂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黄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素忌太尉趙郡王叡

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猷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且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世祖驕奢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

集覽 升遐記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玄曰登上假已也上巳者若僊去云耳假音遐離騷經遠遊曰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注霞與遐同晦庵辨證云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辭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莊子作登假蓋亦此例但騷經此篇注者遂解為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周梁州獠叛討平之考異 討當作擊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

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恒稜聞之猶豫未决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鄉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乃徵其租税無敢違者周以文表為蓬州刺史

集覽 恒稜縣名屬梁州獠音竹絞反又音老戎夷別名也

巳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丑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春正月陳主頊立○二月齊徙東平王儼為琅邪王○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内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俱

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元文遥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王欲欺孤寡耶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不可叡等投冠於地拂衣而起明日復詣雲龍門令文遥入奏太后及齊主名問士開士開對曰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且令出納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有中人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獻之定遠喜謂曰欲還入不士開曰不願更入但乞

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須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説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覲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叡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集覽 乾明廢帝殷年號即陳文帝天嘉元年也是年八月廢為濟南王

書法 綱目惡淫刑於宋子業齊寶卷高洋高緯陳叔寶五君所殺必斥書主高緯斥主以殺者

五此其獨書齊何罪有分
也廢之死和士開為之

發明胡后欲留和士開而廢力争由是遇禍然則何不以胡后殺之為文齊主年少惑於士開之言預聞其事故揭國以書者見君與國母及用事大臣共之也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為領軍陸令萱為女侍中穆提婆為侍中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都督韓長鸞亦以普衛東宮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阿

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於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復以為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士開譖齊主之舅胡長仁出刺齊州長仁怨憤遣人刺之事覺士開問珽珽引薄昭事遣使賜死

集覽 三帝文襄文宣孝昭也薄昭漢文帝母薄姬之弟以殺漢使者文帝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不肯又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書法 元乂妻書女侍中矣乙未魏於是再見終綱目書女侍中三庚戌南漢

發明 高阿那肱韓長鸞武夫小人陸令萱宮婢穆提婆配隸宮奴祖珽盲目流人齊氏任用如此綱目列而書之所以著其亂亡之迹為後戒也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北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持節諭旨儉謂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討之

集覽 呂嘉漢武時南粵王之相也建元四年謀作亂元鼎五年討平之周迪陳寶應文帝天嘉五年誅陳寶應六年殺周迪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侵齊圍宜陽○周陳復通好

庚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 春二月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

⊙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歐陽紇名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栅之外昭達令人潜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於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

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册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集覽 管幼安袁曜卿管寧字幼安注見文帝天嘉五年袁渙字曜卿三國魏人劉備舉渙茂才避地江淮後歸魏武帝繡幰許偃反車上張繒曰幰安車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鼓吹注見晋武帝太康三年麾節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節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鹵簿注見晋成帝咸康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袁渙陳郡人漢建安中劉備舉渙茂才後歸曹操拜沛南都尉遷梁相每敎諸縣存鰥寡高年表孝子貞婦常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魏國初建行御史大夫事居官數年卒石龍梁之郡名治高凉縣陳因之隋初罷郡為縣尋廢之故址在高州府電白縣治東北二十里

書法 於是封僕為信都侯石龍太守不書而書石龍太夫人何本功也徵斯母僕之所從未可

知也洗氏於是再見綱目矣梁庚午是年終綱目婦人以封爵見者十有二詳漢呂后丁巳年皆識也唯洗氏再書皆予辭又隋開皇十年封譙國夫人

秋七月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黄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峡口南岍築城横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絶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於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昭達兵不

利引還

發明前日陳人攻梁不克今又遣兵攻之何耶周人救之陳師遂還然則陳氏無名興師避强凌弱其罪皆自見於書法之間矣

九月齊立子恒為太子

齊穆夫人生子恒陸令萱欲以為太子恐斛律后怒乃白齊主使后母養之以為太子

冬十月朔日食○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於鄴

書法莊嘗稱梁主矣此其斥名何以失地也故削之

周平越嶲置西寧州集覽西寧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郡○齊築城於汾北周齊公憲還救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来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守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集覽脫其先我脫或然之辭猶言儻或也先息薦反左傳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

辛卯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周師敗績

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齊太宰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北刺史楊敷

齊段韶引兵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粮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

惜之族子也敫子素少多才藝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謚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敫大將軍謚曰忠壯素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定陽後魏郡名治平昌縣後周初因之後改為介休郡唐初改為介州後廢州以縣屬汾州五代宋金元俱仍其舊本朝因之仍屬汾州

發明　周自連兵突厥之後屢敗於齊雖以宇文憲韋孝寬之才皆不能得志於敵良由護以不義擧兵理曲而氣餒故爾綱目悉書於冊所以為師出無名者之戒豈不著明也哉

齊取周四戍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遣使宣旨軍還至紫陌駐營待使齊主惡之亟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秋七月齊琅琊王儼殺和士開

齊琅琊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權意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於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伏連請覆奏子琮曰琅琊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執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令萱而

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令萱來迎令萱聞之戰栗齊主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所親劉辟疆牵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至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齊主急名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帥宿衛者四百人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於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寛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辯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劉辟疆支解之齊主欲盡殺儼府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有差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

太后遂殺子琮集覽請禁推奏請收禁推勘也龍子琅琊王名儼小字龍子奴見大家心死大家猶言天家蔡邕獨斷曰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稱大家又曰官家辯頭以髮結為辯也辯俾典反

書法書殺何專也士開僕射曷為不書官罪士開也罪士開則曷為書殺士開可殺而非儼之所得殺也

九月齊太宰平原王段韶卒

韶有謀畧得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聞門門雍肅勳貴之家無能及者卒謚忠武

齊主殺其弟琅琊王儼

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琊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来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食轝密迎侍中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使將軍趙元侃誘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齊主乃出元侃為豫州而召儼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集覽 相表相謂相貌表謂儀表周公誅管叔周公旦管叔鮮之兄也成王年少周公攝政管叔與羣弟疑周公不利於王乃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季友酖慶父 季友慶父皆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也莊公薨季友立莊公之子般慶父恨不得立乃殺般而立閔公季友奔陳慶父奔莒季友乃入而立僖公求慶父於莒而殺之父音甫

書法 儼專殺罪也曷為以殺書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兆年十四者乎故書殺其弟而斥齊主

發明 儼有專殺之罪何不正名書誅士開姦謟迷國死有餘辜然在儼則不得而誅之今既擅兵專戮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乃惑於陸令萱相表不臣之說則非天討矣故特書殺其弟以惡之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於北宮

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書法 綱目書幽其太后二魏胡氏齊胡氏幽木葉山者不與焉

十二月周以基平鄀州與梁

梁華皎如周過襄陽説衛公直曰梁主民少國貧望借數州以資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鄀三州與之 集覽 襄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基州名平州名鄀州名本南郡邑古鄀子國也正義曰鄀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遷都郡在今江陵境中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 質實 一統志云基晉之州名治編縣隋屬荊州後廢之唐初復置後改為荊門縣五代時高氏建為荊門軍治當陽縣尋省宋復置軍元陞為府尋降為荊門州本朝因之屬荊州府平後周之州名治當陽縣隋改為玉州唐初復置平州五代時高氏置荊門軍於此宋以當陽縣省入長林縣後復置元仍其舊本朝因之改

屬荆州府鄀晉之州名治樂鄉縣宋屬南郡隋廢之故城在襄陽府宜城縣東北三十五里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四

謹案第二頁後四行或疑即湞陽縣按此即湞陽無可疑者見宋州郡志

第六頁後五行宋屬安吉州刋本安吉訛吉安據文獻通考改

第十頁後七行今沂州是也按宋州郡志晉成帝分江乘地立臨沂縣屬南琅邪太守若沂州之臨沂乃漢舊縣去此遠矣此與質實俱誤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軍司馬將軍屬官按此語見

盧辨傳然字文官制多參周禮政官之屬軍司
馬下大夫四人此軍司馬與司會並稱久居權
要必非將軍屬官此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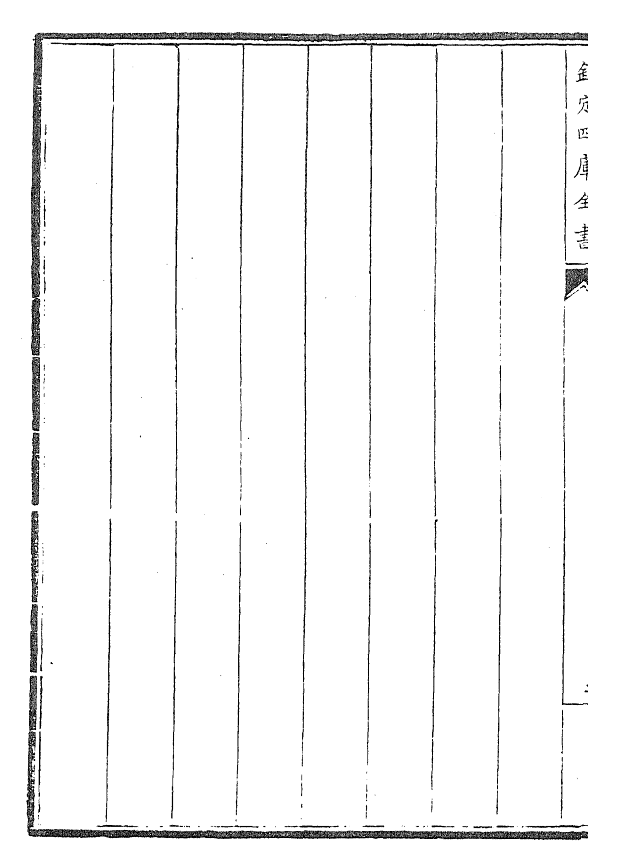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頁前一行詩賓之初筵序沈湎淫液疏
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刊本脫賓之初筵
序五字疏上衍注字又沒訛浸今並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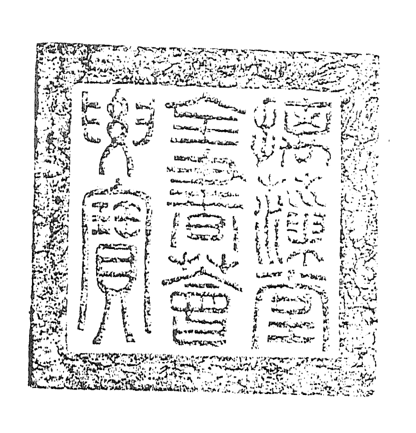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頁後五行今安慶南皖口刊本脫慶字
今增

第五十七頁後五行魏黄初四年刋本訛魏武黄初中據三國志改

第七十八頁前五行治書侍御史王子宜刋本宜訛直據北史及北齊書琅琊王儼傳改

第七十九頁前一行小字龍子按龍子猶言龍種也儼傳不言小字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佺